

鍾肇政

投入保留客家文化的運動這麼多年，鍾肇政發起了很多活動。對於現在正值壯年、可以起來領導運動的五、六年級生，鍾肇政則不敢有太多的寄望。看到現在客家文化在台灣漸漸衰落，鍾肇政用無奈、帶著傷痛的淡淡語氣說：「這是大勢所趨。」

推廣客家意識盼後繼有人

文／陳思佑

當我們聽到那清脆嗓音唱著《魯冰花》歌謠時，總會情不自禁地跟著哼唱，鍾肇政先生寫的首首，是許多人當時的回憶。除了文學之外，鍾肇政在很多方面，尤其對於自己的客家身分上，都走出了自己獨特的一條路。當一個人從日治時代歷經國民政府統治，最後落腳到現在這個民主多元的世代，身處在時間洪流之中，有很多感觸，是值得我們細細品味的。

廿歲之前 一直與新語言奮戰

聽一位身懷有歷史刻痕的長輩說故事，即使沒有如戲劇般壯闊的波折起伏，但一字一句間的深厚情感，仍讓聽者為之動容。鍾肇政的故事從很早開始，鍾肇政的父親是客家人，母親是福佬人，家庭構成背景首先就給了年幼的他一個複雜的環境，家裡一開始住的地方是福佬人的聚落，之後因為父親工作的關係，又搬到另一個福佬人聚集的地方，鍾肇政憶起自己牙牙學語的時候，他跟著周遭的人學習福佬話，偶爾聽父親跟來訪的人說起客家話的時候，只會模糊地感覺到這是一個聽不懂的語言，完全不知道這是客家話。在鍾肇政五歲之前，大約都一直是這樣的情況。

到了上日本公學校的年紀時，他學習的又是另一套語言——日語。在兩種語言環境下，一直到八歲時，父親學家搬回龍潭老家，鍾肇政才忽然發現，周遭的人講的話自己聽不懂，不管是親戚還是同學，說的都是另一種語言，他在此時遭遇到人生的第一個困境——不只是語言上的，還有一些族群上的問題。自古以來的閩客械鬥情節使客家人無法心平氣和地看待福佬人，更遑論一個只會說福佬話跟日語的客家子弟？一、兩年後，因為生活在客庄的關係，鍾肇政的客語也變得朗朗上口了。到這時為止，鍾肇政的語言大約都齊備了，日語、福佬話，最後才是自己的客家話。

鍾肇政二十歲時，台灣光復，當時鍾肇政在小學教書，遇到新來的北京話，讓已經可以熟練使用日語、客家話的他又再一次遇到困境，新學一種語言並不輕鬆，另外，「教師」這個職業也因為「國語推行運動」而受到衝擊與挑戰。憶及當時，比較有趣的狀況是每天下課後，縣政府的教育科每個禮拜都有開講習課，由一個老師代表參加，回來之後再教給其他人，然後隔天老師們上課時，再現實實教給台下的學生們，說到這裡，腦海中彷彿出現當時的場景，鍾肇政的聲音都充滿了笑意，「說起來算很有趣的回憶。」他說，還不時強調當時是如何一個注音、一個注音



跟著唸，然後學會的。

不知不覺 客家意識自然產生

自此以後，他就開始學會、熟悉用北京語教書。前前後後他總共在小學服務了三十二年才退休。說到這裡，他想了想，「跟其他人比起，我三十二年還只是小意思。」之後又到東吳大學教日語文學、翻譯（日中、中日）等等，在說到日本文學翻譯的時候，鍾肇政很自信地說道：「因為我日本文學很精通。」用日語寫小說對他也不是問題。

總結自己學習語言的過程，鍾肇政說自己一直面臨新語言的挑戰，不是自己希望這樣，而是大環境使然，所以有人說他的北京話帶有客語腔，也有人說鍾肇政的北京話很標準……他自己則覺得無所謂，可以溝通就好。

問到什麼時候出現客家意識，鍾肇政覺得大概是回到故鄉之後，在慢慢學習客語當中，才體會到自己不是福佬人，也不是日本人，才有了「原來我是客家人」的客家意識。這是在不知不覺中自然而產生的，他自己也沒想到，這樣的客家意識，會在日後就變成鍾肇政的招牌。在客家運動興起的那幾年，鍾肇政身為客家運動的領導人物之一，客家意識幾乎等於鍾肇政的代名詞，也



■採訪到愉快處，鍾肇政侃侃而談他的回憶，不時伴隨愉快的笑聲。（王俐文攝）

■上方是台灣肖像畫家的作品，旁邊是鄧雨賢大師紀念音樂會的海報，鍾肇政的家中充滿了濃濃的客家文化味。（王俐文攝）

成了他推行客家運動的主要訴求，他要讓大家站出來，勇敢承認自己是客家人。

而在談到客家意識時，有關傳承以及展望的問題實在無法避免。客家文化最直接的傳承正是語言的傳承。可是說到這裡，鍾肇政有點惋惜地說起自家的孫子、孫女，雖然住在一起，可是客家話一句都不會，他認為，除非他的兒子媳婦（或是客家父母親）自小孩子學語階段就有意識地訓練他們講客語，不然沒辦法說得很流利，可惜他的兒子媳婦對此都沒什麼意願。但他另一個外孫女，因為從小由鍾肇政夫婦帶大，在他們兩個的薰陶下，現在可以十分流暢地說客家話，只是在現代，他二十幾歲的外孫女會說流暢、自然的客家話，變成是特例，不會說客語，反而是常態。

客語衰落 大勢所驅但聽天命

投入保留客家文化的運動這麼多年，鍾肇政發起了很多活動，比較有名的例如「還我客語」、「郝村下台」，以及跟大學生比較相關的「大學客家社團」的推廣。這些行動在當時都有受到積極的回應，只是因為精力有限，沒有辦法一一關注活動結束後的後續發展，這是有點可惜的。對於現在正值壯年、可以起來領導運動的五、六

小試一段採茶戲 歌聲難再現

在台灣文學界立足已久的鍾肇政先生，其作品內容涵蓋十分廣泛，除了最為人熟知的《魯冰花》小說之外，小說《濁流三部曲》、《台灣人三部曲》、《怒濤》還有數不清的翻譯作品，都是鍾肇政一筆一筆刻畫下來的故事。很多人都以為，鍾肇政的故事就是客家人的故事，可是對於鍾肇政而言，其實不然，他的故事並沒有這般的侷限性。

當時在談到鍾肇政作品裡的客家意識時，鍾肇政明確地回答：「我的作品裡沒有限定。」他僅僅舉出了幾個印象深刻的客家場景，然後一一介紹。從最初的《魯冰花》開始，他回憶著，《魯冰花》並沒有明確確定是哪個地點發生的故事，構成小說優美景色的，僅僅是鍾肇政印象中的明德水庫，但是水庫並沒有渡船，渡船又是另一個的方移植過來的，所以《魯冰花》的畫面其實是很多地方構築而成的。

一直到《濁流三部曲》的第一部時，才可以明確看出作品設定是在客家村莊——大溪，裡

面出現了大溪的山、大溪的河流、以及附近的原住民，這是第一次出現在鍾肇政作品裡的客家場景。再來就到了《台灣人三部曲》開頭畫面——採茶戲，鍾肇政想起當時的開場畫面，興致一來，開始細細講解起客家採茶戲的精妙之處。當採茶戲的戲子，不但要會演戲、本身要對繁多的採茶唱調都要精通之外，還必須要有即興創作的文采。因為採茶戲會與觀眾互動，觀眾丟了什麼樣的題目上來，戲子就必須在有限的時間內想好一首山歌，這首山歌就跟唐詩一樣，要注重平仄押韻，若是做得不好讓台下的觀眾發現，可是會當場受到奚落的。

採茶戲的故事說著說著，鍾肇政忽然問起有沒有聽過採茶戲，隨後就當場小試了一下歌喉，演唱了一段他寫過的採茶戲歌詞，聽著鍾肇政洪亮的聲音唱著客家歌謠，對於客家傳承的擔憂會不自覺地受到觸動，很多很多年以後，這樣的聲音、這樣的歌，要如何才能聆聽到呢？這個回答，恐怕是未知吧。（陳思佑）



■認真教育每個學子，是鍾允媛抱持的一貫精神。（陳祐元攝）

鍾允媛 勤勞守時敬業以身作則

文／陳祐元

「我跟爺爺都沒有聽過也沒喝過美濃擂茶。」從小出生於美濃的鍾允媛，父母親分別是美濃與新竹客家人，不過，鍾允媛只會講美濃的客家話。小時候跟大家庭一起住在三合院，爺爺奶奶皆以務農為生，特別了解種茶的辛苦，所以希望自己的兒子及孫子將來可以考公職，這是美濃老一輩人的普遍價值觀，也是美濃地區碩博士生眾多的原因。

鍾允媛提到小時候家中主要從事農業工作，

令她驚訝的是，在美濃尚未發展觀光時，她從來都沒聽過擂茶這種東西，更不知道這是美濃的代表，由此可知，某些商品本來並非美濃土產，只是後來被商業化的手法操作成土產。

稻米、菸草都隨著季節耕作，在她印象中，總會同其他小朋友一起在菸樓或菸葉田裡玩捉迷藏，當菸葉收成時，允媛也會幫忙烘烤，烘烤完後再以大葉或小葉來區分菸草品質。民國66到76年之間，由於公賣局的價格保證及勞動人手間的配合等優點，讓菸草成了美濃鎮冬季最主要的間作植物，幾乎家家戶戶都靠菸草為經濟來源。

菸葉停產 美濃人口嚴重外移

但是自民國70年開始，台灣菸葉外銷量漸漸走下坡，民國76年政府開放菸葉進口，國產菸製品

年級生，鍾肇政則不敢有太多的寄望，後繼的事，只能盡人事、聽天命。看到現在客家文化在台灣漸漸衰落，鍾肇政用無奈、帶著傷痛的淡淡語氣說：「這是大勢所趨。」他一再強調這不是預言，而是心底深深為此擔心著。雖然也很想

看到有後繼者起來呼籲，雖然也不希望看到自己的族群文化就這樣消失，雖然也想要挽救已經日漸稀少的客家語言，但是在未來，客家可能真的會變成「虛幻的客家」，名存實亡，而鍾肇政自己，卻早已力不從心了。



■年輕時候的鍾允媛，後面是她們家的菸葉田。（鍾允媛提供）

把傳統的節慶商業化。美濃最有名的客家物品就是油紙傘，可是現在似乎沒有那麼流行了，大眾漸漸把目光放到花海或食物上，令她驚訝的是，在美濃尚未發展觀光時，她從來都沒聽過擂茶這種東西，更不知道這是美濃的代表，由此可知，某些商品本來並非美濃當地土產，只是因為後來逐漸走向商業化，為了吸引觀光客才把擂茶轉為「美濃擂茶」。在美濃街上有許多招牌寫著「美濃板條」，每間餐館都似門庭若市、生意興隆，但鍾允媛說只有假日才會較多遊客光顧，平日只能賣給當地人，而多數人都寧願回家自己煮。

客家人勤儉、守時的精神，在鍾允媛身上可以完全展露。客家人很遵守跟別人約定好的時間，一定不會遲到，可是隨著時代的變遷，受到外面的影響，有些客家人也漸漸不守時了，儘管已在大都市裡住了一段日子，鍾允媛仍然堅守守時的原則，每天都比學生早到學校，準時上課；至於勤勞的精神，鍾允媛希望可以讓她成為普遍的價值，所以對學生的掃地工作严格要求。

身為客家人，鍾允媛以其精神落實在自己的職業上面，認真敬業的態度，在教育界帶起身為客家人的特色：勤勞與守時。鍾允媛不只要要求自己，更把深植於她心中的觀念及精神，傳達給每一個人。

最重要的事 教孩子講客家話

在國語當道的社會上，客語跟閩南語都會被壓抑，鍾允媛在六歲的時候已經到高雄市唸書，當時同學幾乎都講國語或閩南語，有一次老師要考台灣名曲《望春風》可是她完全不會講閩南語，但在當時大環境及同儕的壓力下讓她只好硬著頭皮唱，唱得亂七八糟的，最後是有同學跟老師說她是客家人，老師才讓她唱別的歌。

在高中的時候鍾允媛比較熱血，當時差不多正值美濃反水庫的時候，她在書上看到關於反水庫的評論，不過她當時就觀察出父母跟她對於蓋水庫的看法，基本上美濃人都是反水庫的，不過老一輩的人態度都是消極的，雖然他們不願意蓋，可是卻認為最後政府一定會強制

執行工程；但是年輕一輩的客家人極力爭取，絕不妥協，最後政府答應不蓋水庫了，這看出經歷戒嚴時期，兩代人對於事物上的處理方式已有很大的改變。

每個種族多少都會有對自己文化的驕傲，鍾允媛說她父母就有客家人的優越感，會認為客家文化比閩南文化好，當在唸唸口口口口的時候，他們會說客家人發的音比較好聽，會認為漢人有些發音跟客家話差很多，而且客家的東西比閩南人好，而鍾允媛認為客家跟閩南跟語相比都是弱勢，兩者的文化各自有好有壞，不能一味地認為自己的文化最好。對於客家文化該怎麼保存，鍾允媛認為除了教客家話以外，實在沒有別的辦法，她的祖父母不會講國語，這是為什麼她的客

家話仍然講得不錯的原因，然而每一代的客語都漸漸在流失，很多祖父母會的諺語或是俗話，到他父母親時就已經流失了，而她父母到跟她說的客家話又少了一點，隨著一代傳一代，客家話較不常講的東西都會漸漸消失。

鍾允媛認為如果不一代傳一代很專業地教授客家話，要保留客家文化是很困難的。現在有些客家節日是為了吸引觀光客，其實實際效果沒有那麼大，有些東西客家人覺得稀鬆平常，後來為了觀光，躍然變成客家文化代表，這間造成後代客家人的困擾，就像鍾允媛從沒聽過美濃擂茶一樣，因為後代可能會把目光集中在媒體所謂的客家文物上，而忘記客家文化的本質。最後鍾允媛認為首要工作仍然是客家人要教自己孩子客家話，如果連自己的孩子都不會講客家話，那客家文化注定會像一縷煙般消散。（陳祐元）